

春风风人，夏雨雨人

□逢维

碗底茶生凉

□申功品

在我有限的认知中，我认为世上的雨大抵可分三种。第一种是诗人眼中的雨。第二种是农人眼中的雨。第三种是孩子眼中的雨。

诗人眼中的雨，是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；是戴望舒在雨巷里，希望遇到的那个丁香姑娘。

农人眼中的雨，是杜甫的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的好雨；是滋补大地的如膏雨和贵如油的雨。对于农人来说，好雨就是生命，收获和希望。

孩子眼中的雨是何凯华的“暮色渐近，雨声停歇，河边、菜田、蕉林，天地间湿漉漉，布谷鸟重新啼叫，一只喜鹊嘎地掠过枝头，从草丛里爬出漫步的，是田螺一样大的蜗牛，青蛙在池塘成双欢唱交配，汇成初夏最旺盛的

生命交响，集训的龙舟在傍晚开阔的江面开始飞驰呐喊的龙舟雨……”

真是膏雨时降，万物以嘉，想不喜欢雨都难。可我既不是诗人，也不是农人，更不是孩子，要说对雨的喜欢，尤其来岭南后，还真是勉强，因为雨总是在我上班的时候下，还美其名曰上班雨。

上班雨如戴叔伦的“雨急山溪涨，云迷岭树低。凉风来殿角，赤日下天西。”如苏东坡的：“游人脚底一声雷，满座顽云拨不开。天外黑风吹海立，浙东飞雨过江来。十分激滟金樽凸，千杖敲铎羯鼓催。唤起谪仙泉洒面，倒倾鲛室泻琼瑰。”走在岭南的夏天，如果遇到白天比夜的还黑，不要奇怪，真的是刚刚还艳阳高照，顷刻间，黑风黑云笼

罩在黑沉沉的天幕上，噼里啪啦中巨大的雨点从天而降，叮叮咚咚急促地敲打着天地间的万物，似在说：“我来了，我来了，都给我让路，给我让路……”全然不管不顾正在路上奔波讨生活的人们。

这就是岭南夏天的雨。不矜持，不作做，不羞涩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雨横风狂，轰轰烈烈，气势磅礴地从天而降，痛快而下，来去匆匆中将天地冲刷得清清爽爽，恨不得让地下的树影都渗出绿油来。按理说我是喜欢岭南夏雨这快、急、痛快、不磨叽的性格。但我却是怕的，因为每次从地铁钻出来的时候，就被黑的天、大的雨阻滞，眼望着离上班打卡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只好全然不顾淑女的形象，拎着鞋子光着脚冲进雨中，就这样被雨水

浸泡的脚丫得了奇痒难耐的“脚气病”，叫我怎能喜欢这霸道而又任性的夏雨呢？

夏雨才不管我喜欢还是不喜欢，这不，一进入6月，迎来南方高温补贴的同时也迎来了“龙舟水。”大家正在为端午节的到来准备包粽子、赛龙舟的时候，我居住的小区突发疫情，于是第一时间赛跑的核酸检测工作突降我身边。

最辛苦的就是检测卫士了。在30多度的高温中长时间身穿防护服进行采样，厚厚的防护服里满是汗水，严实的防护手套里也满是汗水，双手被泡得发白、发皱…突然暴雨来了，砸到医护人员身上，里面是汗水，外面是雨水，里里外外都是水，真成了名副其实的雨人。

我看着雨中的雨人们，泪水

突然冲出了眼眶。想起汉朝刘向《说苑·贵德》中的句子“春风风人，夏雨雨人”说的不正是忘我无私、忙着没日没夜做核酸检测和接种疫苗的所有医护人员么？成为雨人的还有红色突击队队员、民警、志愿者和所有正在排队等待检查核酸的市民，他们在雨中，没有慌乱，淡定地保持“广式队形”，像春天的风一样温暖人，像夏天的雨一样滋润人！

大雨过后，乌云褪尽，万物如洗，树木花草都生机勃勃，一个昂然、灿烂、蓬勃、充满活力的世界呈现我眼前，打破了我对雨的原有认知，难道不该有第四种雨吗？落在夏雨雨人眼中的雨，让人喜不自禁，终生铭记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做一个春风风人，夏雨雨人的人就是会让人终生铭记的！

诗歌

广陵散

□夏杨

一枚竹叶落下的声音
我听到了
秋月冷照霜染层林
又一季寒暑滑过

这里的每一棵树
伴我醉后癫狂醒来放歌
好久不曾离开，不因为留恋
梦里故乡也是异乡

不是不想出去
青春梦境也曾热血沸腾
仰天长啸吐纳心声
山林那头有我的知音

不是独爱诗酒玄谈
觥筹交错中酒洒古今
我才能感知生命之意

不是没有悲伤
驾长车歌于途，驻足而嚎啕
脚下没有方向

人生有多少知己
让我看见生命的欢笑
也曾破空去追寻
又被入笑作痴狂
又非不想归尘世
只是不想，疏离我的梦想



梯田之歌 周文静/摄



戏 周文静/摄

那段与鱼有关的旧时光

□郭之雨

爸爸爱吃鱼，爸爸肚子里吃进多少鱼？村里豁子叔说，爸爸尿管都能尿出鱼，当然这是夸张。爸爸吃鱼的程度，可以养活一个鱼店，爸爸却不吃鱼店里的鱼。爸爸有大哥。爸爸住的村东有条河。

河叫江江河，绸带一样白亮亮地飘着，水盛时，壮硕的河流，颇为浩渺，春初水暖，岸边便冒出很多紫红色芦芽和灰绿色菱蒿，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，夏天，茅草和芦荻吐出雪白丝穗，在风中不住点头，招来的很多水鸟，在岸边安居或在空中集翔，水鸟的鸣叫，是河槽子最美的音符。

那个时候穷，但是物产富饶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鱼。那鱼呀，呼噜啦啦成群结队的于小河沟里、江叉子里，甚至洗衣服的涵洞里，都是鱼儿的畅游路线。更不要提江江河里的鱼，多得一如戈戈流水，在阳光下闪烁的粼粼波光那样多。

江江河水平缓时很温暖，像母亲的怀抱，总是让人无限精神。如果迎着水头走，双臂张开，像鸟的翅膀，给人一种要飞的感觉。站在水里不动，也别出声响，要不一会儿，一群小鱼就摇头摆尾的游过

来，胆子大一点的，还触碰人的腿肚子，痒痒的……

但你可别想抓住它，只要猫腰一伸手，那鱼儿便欢快地游走了，富有挑战性的或许还会回游过来吐泡泡，那意思就是——你能拿我怎么着啊？

早早晚晚，总会有人拿住你，那就是大哥。大哥是被水养的，看他来说是一种诱惑，而水里的鱼便是诱惑他的目的。大哥捉鱼，绝对是捉，尽管他有渔网、网兜、地笼、鱼叉、迷糊阵一类，但他很少用。拎个桶，在水边走动，水会让他激动不已，瞳孔放大，并有喜悦在眼底招摇。看水的流动缓慢，看鸟的起落方位，看水草的颜色，大哥像是抒情，其实是在观察哪儿有大鱼小鱼，然后激情澎湃，下水，两手一推一圈，双臂并拢，大哥就笑了，大哥笑的时候手里肯定有鱼。

大哥不吃鱼，所以不是因为自己爱吃而去捉鱼，爸爸爱吃，但爸爸说不喜欢吃，原因是水火不留情，怕大哥捉鱼有个闪失。但大哥捉鱼的嗜好总在骨子里蓬勃。有一段时间，大哥真的以为家里人和他一样不吃鱼，鱼捉的太多又不能统统扔掉，于是，村里人家几乎都吃

过他送的鱼。大哥人缘很好，都和鱼有关。

鱼有了，做鱼的人一定是妈妈，因此我家吃鱼是长菜，煎鱼不放油，一碗大酱，几瓢井水，咕嘟咕嘟就炖起来，什么鱼腥线啊，压根儿没那回事。鱼炖熟了，掀开锅盖，那个香叫做嫩香！

爸爸白天劳作不息，晚上睡在瓜园，每天给爸爸送饭的差事就落到我身上，走一条土路，挎着柳条编的土篮子，屉布下两合面的发面饼，必有一大碗白花的鱼肉。窝棚里，父亲吃着香喷喷的鱼肉就发饼，而我嚼着脆生生的黄瓜，热了，提桶井水洗脸……

井口支着辘轳，并绳一圈一圈缠着岁月，井水甘甜清爽，我也拿井口当镜子，映照水葱一样的灿烂年华，尤其是井口边上长了一株蒲公英，盛开带着鹅黄色的花，和黄瓜儿姐儿上的黄花衬映，都是亮眼的那个美！

有的时候活计多，爸爸一人忙不过来，叫我一同去忙碌，累了就睡在瓜园，晨起，太阳冒红的时候，也是我最迷恋的时刻，整个的原野都沐浴在晨光里，大地一片清新，被井水亲近过的瓜园，叶是新的，

瓜是新的，爸爸是新的，就连我自己也是蓬勃成长的新气象。

有一次，柳条篮子干粮没了，爸爸把鱼也吃完了，我把爸爸卖瓜时捆筐的麻绳解下，系在篮子上，放上一块砖头，沉入井水里，爸爸问我干嘛？我说捞鱼啊，大哥不是说有水就有鱼吗，爸爸大笑，爸爸说江江河里有水，而鱼在大哥心里。爸爸这话似乎有些得意，我参透时是在考上大学之后。

爸爸冬天碗里也有鱼，大哥初心不改，工作之余，也去打冰眼，孝顺爸爸。但爸爸碗里的鱼多是平时吃不了的，凭妈妈一双巧手，精盐腌过，用线串起，吊在房檐上晾，最终小鱼缩成一片片枯柳叶，然后用编织袋封存，等爸爸没鲜鱼吃时接短，抓一把，放热锅里煎，那种酥，那种脆，连鱼刺都可煎。

虽然时光远去，但那清清凉凉的江江河水，河水里的草鱼、鲢鱼、鲫鱼、青鱼、鳊鱼、泥鳅……仍潺潺流经不老的心房，滋润着余生的寸寸光阴，生长春华秋实的快乐篇章，在心里，于阳光下，就是一张优美动听的老唱片。

麻雀爸爸

□李秀芹

院子南墙下有窸窣窣窣的声响，孙女走过去瞧，惊奇地说：“是一只小麻雀。”那是一只幼鸟，猜想是它不小心从窝里掉下来的，落在了我家空花盆里。

院子里有一只猫，虽然拴着，但也唯恐猫吃掉小麻雀，我打算将花盆端到屋顶上，好让小麻雀发现幼鸟。没想到我刚端起花盆，幼鸟就扑棱着翅膀从花盆里飞出，跳到了墙边的石头后。

“一只傻麻雀，不知道我们在救它。”孙女有些着急，说了气话。

这时屋檐上出现了一只大麻雀，正东张西望，嘴里还叼着一只小虫子。孙女喜出望外：“看，麻雀妈妈在找它了，快看下面，快看下面呀。”孙女一边喊一边给叼虫子的麻雀指路，但大麻雀并未领会孙女的意思，一扑棱翅膀，从这个屋檐飞到了另外一个屋檐。

“哎呀，越飞越远啦。”孙女儿气得跳脚。我想用手逮住幼鸟，亲自送上屋顶，视野空旷，大麻雀肯定能看到它。但小家伙本领不行，跳本倒不小，我不逮它，它就跳走了。

罢了，不逮它了，我们先撤，等没人了，幼鸟肯定会回巢的。我和孙女回屋，透过窗玻璃往外看，有两只大麻雀，一只叼着虫子，一只没叼虫子，并排站在屋檐上东瞅西望，肯定在找寻那只幼鸟。

孙女说：“鸟妈妈肯定外面觅食，回来发现孩子不见了，叼着虫子出来找孩子，发现孩子后先喂孩子，唯恐孩子饿着。”

我发出疑问：“你咋知道叼虫子的鸟妈妈呢？”孙女说：“肯定是鸟妈妈啦，鸟爸爸哪里管孩子，此时它还不

知在哪里浪呢。”

过了一会，飞来很多麻雀，叽叽声越来越大，估计是亲朋都一起出来找幼鸟，恨自己不会说鸟语，也不懂麻雀语言，无法告知幼鸟踪迹。麻雀飞来飞去，在院子周遭盘旋，天色渐黑，外面安静下来了。孙女说：“幼鸟肯定找到了，麻雀都不叫了。”这也是我希望的。

翌日一早，我在猫附近发现了麻雀羽毛，幼鸟还是被猫吃掉了。一边骂猫，一边清扫战场。孙女醒后，问起鸟事儿。我骗她：“还是鸟爸爸厉害，它喊来众鸟帮忙寻找，半夜时，我听到院子叽叽喳喳，起床打着手电筒一看，鸟爸爸与众鸟合力叼走了幼鸟。”

孙女说：“您咋知道孩子的不是鸟妈妈呢？”我回：“鸟妈妈嘴里叼着虫子，站在一旁呢。”“虫子喂了小麻雀了？”

“喂了。”我说。

“那您怎么知道另外一只一定是鸟爸爸呢？”孙女继续追问。

我说：“麻雀雌雄我是认得的，救助鸟的那只是雄的。”

孙女喜甚，拍手说：“鸟爸爸有智慧，鸟爸爸都爱孩子，是幸福的一家鸟。”

自然界，鸟爸爸负责去觅食喂幼鸟的大有负责在，孙女笃定认为，叼虫子的一定是鸟妈，这个问题不必与她争论解释。我拿起电话打给儿子：“喂，以后一日三餐你负责喂。下班早点回家陪孩子。”

儿子刚想说话，我就挂了电话。哼，不给他反驳的机会，从孙女对麻雀的看法，我就知道儿子这个爸爸做得不称职。

大星山炮台

□汪洁

用麻石筑成的炮台
取虎踞的雄姿
横卧在大星山上
听三百年沉重的涛声
看三百年如血的残阳
构思成边古小镇
千年回响的壮丽诗境

曾几何时
炮台上的古炮
愤怒地指向
指向隐伏忧患的大海
指向风云变幻的天幕
曾几何时
炮台上的将士
飞扬的斗篷
耀目的缨枪
振魂的呐喊
在硝烟弥漫里
定格为南国史册的特写

采一束野菊于残垣
掬一缕清风作凭吊
帝国列强的虎视
已畏退于巨龙的神威
消失了历史的舞台
钟声 渔歌 涛韵
萦绕大星山炮台
每一个日落日出

锄禾的父亲

□米丽宏

一场雨后，田里的草与苗，挤成了青郁郁一疙瘩。以前没有灭草剂，帮禾苗儿清理门户，靠的是一柄锄。

俗话说，地里的草、家里的猫，都有九条命，耐死。草，好像永远锄不尽，因此夏日锄禾，好像是永恒的一项活计。

锄草，最宜响晴天。阳光越狂暴，锄禾人身上越是熬煎，心里头越是高兴。盼的就是这有劲道的阳光啊，它会帮人收拾这烦人的野草，实现丰收梦，保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民俗往下延续。

父亲是个优秀的锄者，出色的庄稼把式。大生产队时，割麦收秋，薅苗锄禾，他是“打头儿”的角色：分工、派活之类的，并不属他管，那是队长的权威；他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员。可是，每每地头一站，镰刀锄头一上手，他的身份地位刹那提升。他成了元帅成了将军，他要身先士卒，做出表率。他的位置永远在最显眼的地方：人们正中间的那一垄，那一垄的第一个。那么多双眼睛注视下，他悠悠喊一声“开镰喽——”或者“间苗儿喽——”之后，割下第一镰，耨下第一锄。

这是起点，也是360度无死角审视下的完美开始，是禁得起打量、挑剔、模仿参照的标本。以他为首，两翼紧随，一个箭形梯队，缓缓行进在黄色或绿色的田地里。

那是父亲作为一个农民最辉煌、最快乐的记忆了。

父亲，做“打头儿”，一直随生产队解散。后来，跟在父亲身后的，只有我们一家人了。有时，我一边近乎瘫软地拉着锄头，一边偷眼看他：他的动作有板有眼，有轻有重，抑扬顿挫，不知疲倦，身体里仿佛装着一台永动机。豫剧《朝阳沟》里唱：“那个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心不慌手也不要猛”……他就有那种沉静入戏的状态。他轻轻把锄头送出去，锄尖儿落地，银亮的锋口吃进土里；他顺势一拉，腾起一阵轻微尘烟。像一场微小的战役打过，杂毛乱草纷纷扑地，或被掩埋，或断根折茎。锄头过处，像被剃过的头，土层松软，一棵棵俏丽的苗儿，袅袅而立。

他双脚一前一后，踩在锄过的垄里，浮土松软得能没住鞋帮。父亲跟我做示范，说：

锄头吃土最少一寸厚，这样，草也死了，墒也保了。

然而，对于我，锄禾是一种高强度的体力消耗，重复机械的动作，枯燥得难以忍受。锄不了几垄，便腰酸，胳膊疼，手掌起了泡；再加上烈日越来越暴躁，人几乎处于半灼伤状态，汗流滚滚，越过眉毛，直抵眼球，辣得睁不开眼。一时间，渴也来了，饿也来了，又累，又晒，又晕……我在地中央充满愤恨地埋怨、发脾气，甚至撂下锄头遁入地头的荫凉，喊着嘴像在跟谁置气。

父亲不喊我干活，父亲讲故事。我现在感觉，他与其说是以故事来贿赂我们干活儿，还不如说是为调节锄禾的气氛。每讲故事，他有个开场白：“说故事，道故事，北边来个傻小子。捡了十八个蛋，孵了十九只鸡……”我一听，用衣襟胡噜一下脸上的汗，磨磨蹭蹭就过来了。

父亲讲三侠五义，也讲南征北战，还讲村里人去北河叉王八……有次，他讲1971年他去沙河建朱庄水库，搞夜战，一直干到凌晨两点，挑担运沙，大脑已酣甜入睡，两眼